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坦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_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_臣陳太初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七

宋 釋普濟 撰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
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
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

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猛或風雨
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
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叅馬祖重印前解法無
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
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
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
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
來處也曰師何以賊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

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
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荊州當陽紫陵
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
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
火而廢主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
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時江陵尹右僕
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
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師因龍

潭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
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為長蘆僧問如何
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
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
泊處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
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
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
月五日塔于郡東

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下出石頭遷
遷下出天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

出德山鑒鑒下出雪峰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備
再傳為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
雖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悞
所從來久矣道悟同時有二人一住荆南城西天王
寺嗣馬祖一住荆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
潭信者乃馬祖下天王道悟非石頭下天皇道悟也
何以明之按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
度使丘玄素所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悟渚宮人
姓崔氏子玉之後脣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翦律師
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叅石頭頻沐指示會
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
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
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
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荆門去郭不遠結草
為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
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觀茲發怒

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纔歸乃見徧衙火發內外
烘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
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徃江邊
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供養
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
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
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
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
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
夏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城東天皇道悟禪師
者協律郎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燈合其碑云道悟
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
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叅國一留五年大厯十
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叅石頭
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城東有天皇廢
寺靈鑒請居之元和二年丁亥四月十三日以背痛

入滅年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貴
曰幽閑今荆南城東有天皇巷存焉唐聞人歸登撰
南嶽讓禪師碑列法孫數人於後有天王道悟名圭
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法嗣六人首曰江陵道
悟權德輿撰馬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
道悟其一也又呂夏卿張無盡著書皆稱道悟嗣馬
祖宗門反以為悞然佛國白續燈錄叙雪竇顯為大
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收為馬祖之嗣達觀穎以
丘玄素碑證之疑信相半蓋獨見丘玄素碑而未見
符載碑耳今以二碑參合則應以天皇道悟嗣石頭
以慧真文貴幽閑嗣之而於馬祖法嗣下增入
天王道悟以龍潭崇信嗣之始為不差悞矣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
初悟和尚為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
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
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
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
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授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
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
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

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有尼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

朗刺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
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少歲出家依年受具
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
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
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

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搜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

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䟽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

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瀉山挾
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
麼山坐次殊不顧眄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
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
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
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
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
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

石室大初中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
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
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
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
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
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
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
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

大患終而無益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

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

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

船舷好與三十棒

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概玄覺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祇如德山

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

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

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龍牙問學人仗鎗鉞劍擬取師

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因

法眼別云汝向甚麼處下手

牙曰頭落

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

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扃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

較些子

保福問招慶祇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

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闍黎是甚麼心行明招云

大小招慶錯下名言

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

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

伊打汝接住捧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

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

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

打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白棒佛來亦打祖

次定日軍令書

五燈會元

九

疑著這漢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為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

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為甚麼便打師

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

即雪峯也

存上來

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堂我先祖

見處即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頭釋迦老子

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

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

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有僧相看乃

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處去來雪峰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趁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

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
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
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十二月
三日也謚見性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新到叅師問其中事即易道不落
其中事始終難道曰某甲在途中時便知有此一問師
曰更與二十年行腳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
曰苦爪那堪待客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

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則闍黎知了也
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峰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
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巖頭僧來叅師豎起
拂子曰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曰恰落
在此機僧回舉似巖頭頭曰我當時若見奪却拂子看
他作麼生師聞乃曰我豎起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時
又作麼生巖頭聞得又曰無星秤子有甚辨處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藏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
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雪峰欽
山為友自杭州大慈山遷迤造于臨濟屬濟歸寂乃謁
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
不妨好手後叅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
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叅堂
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腳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

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
曰全齋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叅德
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
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
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峰在德山作飯
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
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
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間令侍者喚

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

活

山果三年後示滅

一日與雪峰欽山聚話峰薦指一椀水欽

曰水清月現峰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碗而去師與雪峰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滅師半德曰如是

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
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
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
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撓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
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
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
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堯爛問
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

年觀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摩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巖無語夾山下一僧到石

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則珍重
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
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
堂曰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
僧舉了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
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
活人劒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劒師與羅山卜塔
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這

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
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
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
不肯德山即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
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僧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
師曰暗僧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
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爛問僧甚處
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引

頭近前曰因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峰峰
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峰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峰
便打三十棒趁出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
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
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峰打拄杖三下僧後舉前語問師
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德
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庵多時汝去看
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庵內坐師乃拈起斧

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僧叅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否曰是師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有句師曰右邊圓相聾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

祇如吾與麼又作麼生曰如刀畫水師便打瑞巖問如
何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
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
曰謝指示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時如
何師曰坐却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即
向汝道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喝曰是誰起滅問輪中
不得轉時如何師曰溢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拶問
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

何得到底師曰叫僧再問師曰腳下過也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喫草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粒衆為起塔謚清嚴禪師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生
惡輦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為之
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
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常照大師照撫
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剎寺受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
咸通中回閩中雪峰創院徒侶翕然懿宗錫號真覺禪
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至澧州鰲山鎮阻雪頭每日
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

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腳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嚏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

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

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
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問師
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
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
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

汾陽代云某甲早困也

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
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
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

師曰不識山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腳為甚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為甚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主無對

五雲代云更分三段著

問如何是佛

師曰寐語作甚麼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義墮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作卧勢良久起曰問甚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曰盡眼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僧甚麼處來曰神光來

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
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
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棲無對師
遂踡倒栖當下汗流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
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
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
是覲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謂衆曰此箇水牯牛年
多少衆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為甚麼

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為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

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何異於錯問
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
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
出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
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
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僧辭去參靈雲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亦舉拂
子其僧却回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

乃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為汝道

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

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

後僧舉問玄沙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人

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結契了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崇壽稠云為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師舉六

祖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乃曰大小祖師龍

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不覺齧齒

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二十拄杖師行腳時叅烏

石觀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

曰來咱老觀石便開門搗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閉却門師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噯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便打全坦坦問平田淺草麀鹿成羣如何射得麀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麼處來曰瀉山來師曰瀉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據坐師曰汝肯

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瀉山古佛汝速去懺悔

玄沙云山

頭老漢蹉過瀉山也

閩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

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様子師展兩手

雲門

云一舉四十九

僧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為法惜人

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

長慶舉似王延彬太傅了乃曰此僧合喚轉與

一頓棒王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曰幾放過

師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

意作麼生慶便出去

驚湖別云喏

問僧甚處來曰藍田來師

曰何不入草

長慶云險

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

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攢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鰲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飢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尚

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
麼曰他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
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
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與我同條
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上堂盡大地撮
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長慶問雲

門曰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猜見解又曰狼籍不少

問

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

作麼曰和尚莫塗汙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汙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餽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庵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却師領徒南遊時黃涅槃預知師至搢策前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

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敲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槃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師曰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師曰某甲三界內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囊山憇數日槃供事隨行徒衆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沙

曰祇是人人底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待汝
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
師曰老僧住持事繁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
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
入作甚麼師便打玄沙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
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
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陞座衆集
定師輒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師一日在僧堂內

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
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
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
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
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
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為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
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問僧近離甚處曰覆

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為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閣黎事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問僧甚麼處來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

途中善為問拈槌豈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豎

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

法眼代云大衆
看此一員戰將

問三乘

十二分教為凡夫開演不為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

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

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曰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

對清代曰比來拋輒引玉

法眼別云官人
何得貴耳賤目

上堂舉拂子

曰這箇為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子僧曰

這箇為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

入方丈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
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僧曰是師乃打普請
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
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師曰瑕生
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
持事繁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
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問疎山云雪
峰道輕打我意
作麼生山云頭上栴
爪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毘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

來還平善否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

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

僧問保福祇如雪峰有甚麼言教便似羚羊挂角時

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

師之法席常不減千五百衆梁開平戊

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師曰我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了趂出師凡接機皆如此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謁德山山問會麼曰
作麼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泊山順世
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為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
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
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
何不成褫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褫箇甚麼山曰子
大似箇鐵橛住後雪峰訪師茶話次峰問當時在德山

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峰曰和尚離師
太早時面前偶有一碗水峰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峰接
得便潑却

雲門云莫
壓良為賤

襄州高亭蘭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
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青原下六世

巖頭叢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產禪師閩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

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
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
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微醺無忒後謁
夾山山問甚處來曰卧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
乃顧視之山曰沈瘡癥上更著艾焦曰和尚又苦如此
作甚麼山休去師乃問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
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
師速道山曰老僧謾闍黎去也師唱曰這老和尚而今

是甚時節便出去

後有僧舉似巖頭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

師尋居

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

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

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

徒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師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

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

如何師曰猶有扭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

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

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
曰合不得曰為甚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甚麼問
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為甚麼排
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
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
一日有村媪作禮師曰汝速歸救取數千物命媪回舍
見兒婦拾田螺歸媪遂放之水濱師之異迹頗多茲不

繁錄逝後塔于本山謚空照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
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
仲李也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
師曰是甚麼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於龜山年滿受
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
盡却師不契乃參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

作麼師於是服膺闍師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
師開堂陞座方斂衣便曰珍重時衆不散良久師又曰
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擬伸
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甚麼問當鋒
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
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
問九女不攜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
甚麼處去也僧來參師問名甚麼曰明教師曰還會教

也未曰隨分師監起拳曰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麼曰
拳教師笑曰若恁麼喚作拳教復展兩足曰這箇是甚
麼教僧無語師曰莫喚作腳教麼師在禾山送同行矩
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擲矩無對師曰石牛攔
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僧辭保福福
問甚處去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
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句不相當
莫言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曰陳老師自入福建

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
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祇有一口劒一劒下須有分
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末僧回舉似福
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謊伊至秋朝覲師特為辦茶筵請
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間曾有謊語恐和尚問著僧
歸舉似師曰汝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福遂
來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
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曰灼然好

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為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
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趂
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
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僧舉寒山詩問白
鶴銜苦挑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
如何師曰送客郵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歌
枕覩獼猴曰將此克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劒髑髏前問
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如何

是道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諸為主師曰還解喫飯麼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廼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僧曰是師曰額上珠為何不現僧無對僧辭師門送復召

上座僧回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披衲衣次說偈曰迦葉上行衣披來須捷機纔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聖壽嚴禪師補衲次僧參師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雨條分莫教露鍼線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作甚麼來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真金拾瓦礫作麼

雪峰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汎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峰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峰以其苦行呼為頭陀一日峰問

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叅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峰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汝來汝現我來我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峰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

脚跟猶未點地在住後上堂佛道閒曠無有程途無門
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沈建立
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鄉動
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頂佛性必須對塵對境
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
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
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
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

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
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燄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
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
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間不昧作用不
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為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
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
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
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

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
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
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魂
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
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化若
與麼見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
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
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

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紛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
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
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亾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
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則
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
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踪迹真如
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
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

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
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
坦何用剷除動靜揚眉是真解脫道不彊為意度建立
乖真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
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
得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
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
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

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
衣為沙門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
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佛法因緣
事大莫作等閒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趁韻過時光陰難
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
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
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毘盧
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

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
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工莊
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頭
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
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
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為識得
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
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

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
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
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
妄為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被輪回
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
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
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構
去更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

便下座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展
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
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
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
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竟不妨易得搆去且
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
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入
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為我答話恁麼學

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問著便搖
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
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為善知識大
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為甚
麼瞋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瞋睡時不是為甚麼有
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為子是生死根本妄
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麼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
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

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甚麼處汝
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古
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為汝智者可
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
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
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欲識金剛體
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
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

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
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金剛體
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
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
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
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譎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
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
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

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祇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呵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此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應甚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

肚裏牽犁拽耙銜鐵負鞍碓搗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
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
永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
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師因參次
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
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
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
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

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為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趂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為甚麼道不會師嘗訪三斗庵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為甚麼無主曰且坐喫茶師曰庵主元來有在侍雪峰次有二僧從階下過峰曰

此二人堪為種草師曰某甲不與麼峰曰汝作麼生師
曰便好與三十棒因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
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師曰不許
攬奪行市雲門曰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
地聽南際到雪峰峰令訪師師問古人道此事唯我能
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系別拊掌三下師曰
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峰普請畚田次見一蛇
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為兩段師以杖拋於背

後更不顧視衆愕然峰曰俊哉侍雪峰遊山次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峰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雪峰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腳跟未點地在師初住普應院遷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上堂

良久曰我為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癢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道萬里行腳到這裏不消箇瞌睡寐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恁麼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

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
還肯麼祇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
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為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
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構得可中純
舉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
祇如靈山會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
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
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

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
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
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
命如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
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
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
力珍重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
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

待須臾失却頭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
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闕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
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
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
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
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闕王
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
裏許得多少時也

歸宗柔別云不因
和尚不得到這裏

師問文桶頭下山

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

無對

歸宗柔代云和尚用作甚麼

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

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
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瘧者教伊說又說
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
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
曰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
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

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亦自謾

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

病人雲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為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

商量大家要知

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

拜起門以拄杖拄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瘧麼僧於是有省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峰山橡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普請斫

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

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

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

東禪齋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

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

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

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悉生曰

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崇壽稠別長生云喚甚麼

作如來

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何接人師曰

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為甚道不得師曰畱塞汝口

爭解道得

法眼云古人恁麼道甚奇特且問上座口是甚麼

問凡有言句盡落

褻褻不落褻褻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

量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

沒却你曰為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祇為太近

法眼曰也無可

得近直下是上座

師在雪峰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

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

無對

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船玄覺代云貧兒思舊債

師一日遣僧

送書上雪峰峰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峰
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
過也不知曰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問
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
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
知和尚不造次師曰浙
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問承和尚有言盡十
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
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

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

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玄覺云一般恁

麼道為甚麼却成鬼窟去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這一縫大小韋監

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

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

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

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慚愧

雲居錫云甚麼

處是此僧具慚愧若檢

得出許上座有行腳眼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

滴地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西天有聲

明三藏至閩帥請師辨驗師以鐵火筋敲銅爐問是甚

麼聲藏曰銅鐵聲

法眼別云請大師為大
王法燈別云聽和尚問

師曰大王莫

受外國人謾藏無對

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
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

師

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

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

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
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

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

會曰如夢如幻

法眼別敲
物示之

師與地藏方丈說話夜深

侍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藏曰喚

甚麼作門

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

師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

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

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界雪峰打

鼓這裏為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

為津梁師曰以眼為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

好師舉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乃曰每

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

玄覺云祇如此二尊宿語還有親疎也

師與

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
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普請
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
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叅
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
處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

法眼別云喚
甚麼作佛

大普玄通到

禮覲師曰你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是開
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真情

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為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

丈拄却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

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泉守王公請師登

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

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

此道理

法眼云未昇梯時日幾度登樓

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

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

守曰恁麼即某甲罪過

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

師曰佛法不是恁

麼鏡清云不為打水有僧問不為打水意作麼生清云青山礮為塵敢保沒間人梁開平戊辰

示寂閩帥為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拳舉謂玄

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
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
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
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
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峰曰從上諸聖
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峯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
入方丈參峯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酌
問未嘗爽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訊上座曰這裏有象骨

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為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
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說乃提起衲衣角師
曰為當祇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
頭蛇尾保福辭歸雪峰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
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
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
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
妙峯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

僧問

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山
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

師來往雪峰二十

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
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
如此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
沙一日王太傳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
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太師不在否

法眼別云太
傳識太師

閩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
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窒塞

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
參學不到這裏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腳人耳裏總滿
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腳事麼僧問行腳事如何
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
更問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
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
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
便請和尚
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

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
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
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
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
却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
語作麼僧無對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
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
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

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杳巖

道底一時坐却上堂總似今日老吳有望保福曰總似

今日老吳絕望

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安國珣和尚得師

號師去作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

師曰知有也未

僧又問保福云此是誰語云
丹霞語福云去莫妨我打睡

師入僧

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衆無對

法眼代云縱
受得到別處

亦不敢
呈人

師到羅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太煞預備山

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乃吽吽上堂大衆集定

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

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

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

法眼別云
請和尚舉

師曰汝

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僧問保福拋却

穀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穀漏子

裏

法眼別云那箇是保福穀漏子

閩帥夫人崔氏

奉道自稱練師

遣使送衣物

至曰練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

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

謝太師回信師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師問

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慳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

法眼

別云這一轉語大王自道取

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師曰不

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歸寂王氏建塔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雪峰為
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峰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
欲近前峰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詢于
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
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
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
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
長慶向第二頭道處

因舉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

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
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
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長慶
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
生是心師却指船子

歸宗柔別云和尚祇解問人

雪峰上堂曰諸上

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
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祇
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

頭入僧堂梁真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座師乃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問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也師曰莫塗汙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却船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為則師曰落在甚麼處曰不

會師曰瞋睡漢出去上堂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
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問未審構得底人還免喪
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闍黎還構得麼曰若構不
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是甚麼心行師曰
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師見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
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為甚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
貪行拄杖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
上座行腳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莫傍家取

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
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
塵劫來事祇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
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
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
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
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
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為

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為有一分麤
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
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問十二時
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為甚麼不見師曰
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
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辯意時
如何師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
佇思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麤心僧曰甚麼處是

某甲竈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竈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竈心師問羅山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忽有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師問羅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為看不破山曰盡

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山曰若與麼據汝
疑處問將來師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
死師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
曰彼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羅山
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
如何山曰如虎戴角師見僧喫飯乃拓鉢曰家常僧曰
和尚是甚麼心行有尼到叅師問阿誰侍者報曰覺師
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

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聞長生卓庵乃往相訪茶
話次生曰曾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
知得不得師曰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
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恁麼
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出自偶爾老宿云毀又
爭得又老宿
云惜取眉毛好太原字
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師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
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
我閩師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

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為師便打僧曰恁麼則
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問僧甚處來曰江
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

法眼別
云謾語

僧無

對師舉洞山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僧問如
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邈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邈掠
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僧
數錢次師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
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

因甚到恁麼地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

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

法眼別云
如和尚見

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

溺師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

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

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這僧問甚麼

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

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問僧汝作

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却蹲身作短
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
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
解離得師曰太煞恩愛壽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尚上足
傳示闍帥奏命服一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
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
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麼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
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

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邁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

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叅雪峰峰知其緣熟忽起搗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峰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峰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苑請舉楊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

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為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禮拜

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出去曰已事未明
以何為驗師抗聲曰似未聞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
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來僧

近前師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犴狢無風徒勞

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曰學人便承當時如何師曰

汝作麼生承當

法燈別云
莫費力

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

不從諸聖行

法燈別云
汝擬亂走

問千山萬山那箇是正山師曰

用正山作麼

法燈別云
千山萬山

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師

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欸欸師却曰家常慶曰今日未有
火師曰太鄙恠生慶曰穩便將取去上堂垂語曰鼓山
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
師曰傷風即得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叫叫
問如何是向上關楨子師便打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
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
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
即今是甚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鳥一點萬里無雲上堂欲知此

事如一口劒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師曰拽出這

死屍著僧應喏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

好與拄杖

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

試商量看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請師

便打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

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甚麼過問如何是

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師與閩帥瞻仰佛像帥問

是甚麼佛師曰請大王鑒師曰鑒即不是佛師曰是甚

麼師無對

長慶代云久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

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

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汝還恥麼師復曰今為諸仁者刺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擱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擱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

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得也未若通得亦不昧諸兄弟若無不如散去珍重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為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趂出院

杭州龍華寺靈照真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閩越陞雪
峰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
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
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住
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顧衆曰乞取些子乞取
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
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曰不會師曰山
僧蹋曲子也不會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

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前之未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次遷越州鏡清上堂今日盡令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令師乃叫叫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彫琢師曰八成曰為甚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問僧甚處來曰五峰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

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甚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上堂諸方以毗盧法身為極則鏡清這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麼處曰失口即不

可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住住問黎失口
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師驀問
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甚麼曰道甚麼師曰淮南
小兒入寺問是甚麼即俊鷹俊鷄趁不及師曰闍黎別
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
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
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
師曰大似苦楝樹曰為甚麼似苦楝樹師曰素非良馬

何勞鞭影晉天福丁未示寂塔於杭之大慈山

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僧問不借三寸
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剝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
何師曰抑逼人作麼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
巖眉毛在麼

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
心虛翠巖芝云為衆竭力禍出私門

問

凡有言句盡是點汙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
是點汙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還丹一粒
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上來請師一點師

曰不點曰為甚麼不點師曰恐汝落凡聖曰乞師至理
師曰侍者點茶來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邪
法難扶問僧繇為甚寫誌公真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
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帶
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
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
曰出家行腳禮拜也不會師後遷龍冊而終焉

越州鏡清寺道愆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葷茹

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嗚噓遂求出家於本州開元寺
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峰峰問甚處人曰溫州人峰曰恁
麼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
峰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祇如古德豈不是
以心傳心峰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祇如不立文字
語句師如何傳峰良久師禮謝峰曰更問我一轉豈不
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峰曰祇恁麼為別有商量
師曰和尚恁麼即得峰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

雪峰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峰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峰垂語曰此事得甚麼尊貴得甚麼綿密師曰道恁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峰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峰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恁布衲普請次雪峰舉為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為甚麼事峰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恁鉏地去

師再參雪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峰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峰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泥好峰便休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初住越州鏡清唱雪峰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恁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參師

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這箇在師曰鏡清今日
失利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
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問僧近離甚處曰三峰師曰
夏在甚處曰五峰師曰放你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
曰為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
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
僧曰若不久叅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師住菴時有
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

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齧蝦蟇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師問靈雲行腳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憊洎作米價會却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麼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

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
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禱伊麼師曰無曰
莫是不成禱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
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開曰當斷
不斷反招其亂曰既是當斷為甚麼不斷師曰我若盡
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
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普請鉏草次浴
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鑊作打勢頭便走師

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
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
饒伊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
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
失利師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
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
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
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清今日

失利師見僧學書廼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尚鑒師曰一點未分三分著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腳在曰某甲祇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錢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冊寺延請居馬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既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祇為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

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
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
終日茫茫地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
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棒喫即道曰恁
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
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
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
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僧問

一等明機雙扣為甚麼却遭違貶師曰打水魚頭痛驚
林鳥散忙問十二時中以何為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
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
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
也代却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
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
那教下碧天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

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
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搗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
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打和尚師曰得對相耕去
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籠人單人未審和
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上堂衆集
定師拋下拄杖曰大衆動著也二十棒不動著也二十
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戴出去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
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曰

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

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筴

挿向爐中曰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筴挿向一邊

法眼別云

問不當理

有僧引一童子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

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吸了過盞橐與童

子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子曰問將來

法眼別云

和尚更喫茶否

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祇是一兩生持

戒僧晉天福初示滅塔於龍冊山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十二時中如何
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
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甚麼纏縛汝曰爭奈出
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
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腳手也無師曰這裏是甚
麼處所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
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問黑雲陡暗誰當雨者師曰峻
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

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甚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甚麼家具曰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甚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真禪師泉州陳氏子叅雪峰峰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峰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

尚道峰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峰見師忽擲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峰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猗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祇為喚這箇作拳頭出世困山後閩帥命居安國大闡玄風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

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
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
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
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
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
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
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
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

流罕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
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
之叟磻谿絕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
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水何得步參差問學人擬問宗
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便喝出問目前生
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為甚麼道
不得師曰汝爺名甚麼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不敢瞎
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抵這箇是問不犯鋒銑如

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煞沈吟曰為甚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為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為何不居正位稜曰為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汝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

衆一時散去得也師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禮拜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教禪師福唐鄭氏子初住五峰上
堂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
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
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
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峰峰曰近前來

師方近前作禮峰與一跏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峰遭他一跏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叅後下堂師召大衆衆回首師曰看月衆乃看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甚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為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

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
兒去問僧甚處來曰華光師便推出閉却門僧無對問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問
僧作麼生是覲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
故為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
蹋過作麼雪峰院主有書來招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
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
即再入嶺僧問如何是雪峰見解師曰我也驚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本郡人也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便推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齧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峰一日與僧斫樹次峰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峰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為甚麼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峰打一拄杖而去

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峰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普請次雪峰問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這箇是甚麼人語峰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峰向禪床上普請次雪峰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峰便蹋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蹋這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便休去雪峰問光境俱亡

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有道處峰曰放汝過作麼生
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峰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住
後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
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這師僧去也
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擎頭曰這師僧得恁麼
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
曰上紙墨堪作甚麼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

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為宗師曰
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
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
黎不奈何曰為甚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人得見君子
問在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腳跟下採取甚麼曰即今見
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峰拋下拄杖意作麼生
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
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甚麼曰如何即是

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
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
迷在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甚麼問如何是一
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
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
逆言順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
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
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杭州西興化度院師郁悟真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剎那分曰如何含得法界師曰法界在甚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師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甚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

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
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漳州隆壽紹卿興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雪峰山行
見芋葉動峰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峰曰是
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尋居龍谿僧問古人
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
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飢師曰俠客面前如
奪劒看君不是黥兒郎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

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箇聾漢福州遷宗院行瑄
仁慧禪師泉州王氏子上堂我與釋迦同叅汝道叅甚
麼人時有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便下座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
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閒人
福州蓮華永福院從弇超證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為
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為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學人
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中道唯有一乘法如何是

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這裏作甚麼曰恁麼則不知教
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
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上堂長慶道盡法無
民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
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
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
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摩尼殿有四角
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一日上

堂於座邊立謂衆曰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也初謁雪峰禮
拜次峰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
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煩禹
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搗住其僧
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人號手
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不覺成丘山

洛京南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為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為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
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
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
別神工畫不成曰為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帶角不
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
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
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會虧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峰誓充飯頭勞
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峰觀而記曰汝向後
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
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
雪峰所誌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將
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袖一斤有餘問如
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
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

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即不孤負於人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為甚麼人和師曰甚麼處去來越州越山師蘄鑒真禪師初參雪峰而染指後因閩王

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
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
事不從蔥嶺帶將來歸呈雪峰峰然之住後僧問如何
是佛身師曰你問阿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
三千界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
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跏趺而逝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問如何是
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

却半年糧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祇為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蟾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

衢州南臺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閤黎即今在甚麼處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

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
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間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
師曰過也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甚處去來
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杭州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峰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
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峰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
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

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
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
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作
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
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僧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
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拊掌曰不
會不會

池州和龍壽昌院守訥妙空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齋問師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

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甚麼師曰莫寐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華折曲為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

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
曰說甚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
曰聞麼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
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憇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憇鶴師以兩手闔云鵲

鳴鵲

風穴云鵲喚一聲喧字
宙羣鷄莫謂報知時

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

師曰向甚麼處去

潭州瀉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相接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滌曰恁麼則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

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
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為何却無師曰為汝向
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
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
如何師曰睡不著師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是男是女

各伸一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
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
是頓息諸緣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
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
昇後如何師曰垂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
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

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

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
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
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
教代佛說法夜來為甚麼醉酒卧街師曰禪德自來講
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
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
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會到
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

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峰峰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雪峰驛院憇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峰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

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峰在中庭卧師曰五州管内祇有
這老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峰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
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
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峰
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而掌浴焉一日
玄沙上問訊雪峰峰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
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
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瞋睡

作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
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
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
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
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鼓山
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
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
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趲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

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目為太原孚上座後歸

維揚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遍
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
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
乃脫去

南嶽般若惟勁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峰而友玄沙
深入玄奧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不敢
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去師嘗
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繼踵之源流者又別

著南嶽高僧傳皆行於世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安州白兆志圓顯教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師
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傳得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
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問如何是畢鉢
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是朱頂

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音釋

譚

古困切

裕

余玉切

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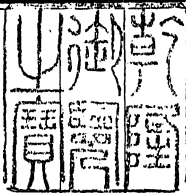
竹尤切

盟

烏汶切

噉

乙劣切



五燈會元卷七